



乔家路的前尘往事

今年初，上海老城厢乔家路地块旧区改造正式启动，引起了各方关注。《南市区地名志》记载：“清朝时，今乔家路原是一条河浜，该浜东引薛家浜水进小南门（朝阳门）水关，西达也是园浜（今凝和路）。据载，明末名将乔一琦（上海乡人）世代居此，浜因乔家住宅得名。辛亥革命后，填乔家浜筑路，路以浜名命名。”徜徉于此，能感受深厚的人文底蕴，追寻特殊的市井气息。

药局弄与消失的药王庙

与乔家路连接的药局弄，顾名思义与“药”有关系。它看似一条普通的弄堂，其实隐藏着不少故事。

药局弄 95 弄 1-2 号，是药王庙（也称神农殿）遗址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对悬壶济世的著名药师都崇敬有加，不仅在他们生前尊重，他们离世后还被奉为神。因神农氏即炎帝既是中华民族的始祖，也是尝百草疗疾病第一人，所以这里就专门祭供他。药王庙在清代嘉庆初年落成，房屋宽敞：前有戏台，中建大殿，后辟议事堂。嘉庆二十年（1815 年），在进行重修时，形成条规：每年春秋，官府都要在此张罗施诊给药，援助缺医少药的贫民，从而有了“赐药局”之说，药局弄大概也由此得名。

20 世纪 50 年代，药王庙成为小学校舍；1975 年，该小学撤并，药王庙被拆除后改建新工房。如今，只有当地高龄老人才知道从前的药王庙了。

清代上海道台衙门轶事

乔家路连接的巡道街，因从前坐落于此的分巡苏松太兵备道道署即上海道台衙门而得名。

上海道乃介于松江府、江苏省之间的机构。1843 年 11 月，上海开埠，由上海道台兼管

“夷务”（后下设洋务局、会文局处理外事），如上海道台官慕久曾在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（1845 年 11 月 29 日），以告示公布与巴富尔（首任英国驻沪领事）“依约商妥”的《上海租地章程》23 条，划定洋泾浜（今延安东路）以北、李家庄（今北京东路）以南、东起黄浦江的一片土地，准租与英国商人，作为建筑房屋和居住之用。那时，外国人向中国人租赁土地而由中国官厅所发给的一种契纸，原名为“出租地契”，因最初由江南海关分巡苏松太



兵备道道署盖印发给，所以俗名就简称为“道契”。上海道台虽是正四品，却属重要官员，不少人曾升为正三品按察使或从二品布政使，也有担任巡抚者，如现代作家邵洵美的祖父邵友濂，在晚清担任上海道台，后做过湖南巡抚。

辛亥革命时，上海道台衙门被革命党人攻占，起义军发现末任道台刘燕翼和所有官员均已逃之夭夭，便找来煤油点火焚大堂。一时火光冲天，借着风势，仅半个钟头，道台衙门就被烧得只剩一堆废墟。它的遗址今为金坛路 35 弄集贤邨。

“宜稼堂”与“上海船王”

乔家路 77 号，为清代“上海船王”郁泰峰故居“宜稼堂”旧址。

郁泰峰立志以文化、经济振兴家乡，他继父兄接手经营郁森盛沙船号后，拥有沙船近 200 艘，致力于开辟南北航运，发展海外贸易。清代道光、咸丰年间是上海沙船业之鼎盛期，辛元欧的《上海沙船》说：“当时有史可查的沙船商号有 30 余家，其中最有名的有王永盛（桐树）、郁森盛（泰峰）、沈义生（晚香）……1855 年，郁家还捐款数十万修建上海城墙，可见其资本的雄厚。”郁家陆续设钱庄、商号、典当行等百余家，许多企业分布于上海县城，遂有“郁半城”之称。郁泰峰也热心于公益，常为做善事不遗余力，咸丰皇帝曾钦赐“从二品顶戴”。

道光五年（1825 年），郁泰峰购得原乔氏“宜园”，更名“借园”，在此兴建“宜稼堂”。此系两层楼房，结构为砖墙立柱、抬梁式构架、榫卯结合。平面呈四合院状，共四埭三进，每埭五开间，正屋前有东、西厢房。每进的前后设门楼和天井，正屋和厢房之间设小天井，俗称“三进九庭心”。沿乔家浜还设统阳台，夜间点亮灯笼，用于河道照明。在楼东侧，另造双开间东厅，前排为戏台，中

隔天井，北屋为花厅，屋后为假山，再后为船厅。西侧设长廊避弄，其南端为轿厅，北端为厨房。整座宅第在设计方面可谓匠心独具，崇古而又趋时，朴实中显豪华。

“宜稼堂”虽经历晚清战火损坏和长期风雨侵蚀，但旧址基本保持了完整的江南宅院风貌。

“梓园”出现过 爱因斯坦夫妇身影

乔家路 113 号，为清末民初上海著名实业家、慈善家、社会活动家、书画家王一亭故居“梓园”遗址。

王一亭从小喜好画图，13 岁时进钱庄当学徒，工余在广方言馆学外语。早年经营过海运业务，被聘为日本日清汽船株式会在沪买办。辛亥革命前，加入同盟会，负责上海分会财务，上海光复后，历任上海军政府商务总长、华商电气公司董事、中华银行董事、大达轮船公司董事、湖州电灯公司董事长。1912 年，当选上海总商会协理，后任会董、特别会董，笃信佛教，曾任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。他还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，参与筹办华洋义赈会、孤儿院、残疾人院、同仁辅元堂、难民救济会等。

清末，王一亭购得郁氏“借园”部分园址，因内有一棵百年梓树，遂更名“梓园”。在这里，他兴建了新的府第，该园沿街的两层西式门楼上，有罗马柱浮雕，中间为吴昌硕的“梓园”题额，园中有佛阁、假山、池塘以及各种景物，广栽花木，还饲养鸟类。1922 年 11 月 13 日，爱因斯坦携夫人艾尔莎访日途经上海，应邀到“梓园”赴晚宴，爱因斯坦在致词中说：“今晚来此，非常愉快。一到中国，就看见许多美术精品，使我有深刻的印象，尤其佩服王一亭先生的作品。”他在日记中也写道：“驱车穿过迷宫般的黑暗街道，去一位富翁画家（按即王一亭）家里吃中餐晚饭。房子外墙高冷，外面黑暗。里面，节日般灯火通明

的走廊，环绕着浪漫的带有如画般池塘和花园的庭院。”当年，上海《民国日报》《时事新报》《大陆报》等都对此作了报道。

如今，“梓园”遗址尚存一幢塔式楼房和一座两层佛阁。在后面，还有一排宽敞的平房，可见大大的斜顶、高高的廊柱和雕花门窗，据传它曾是王一亭的客厅和书房、画室。

小南门警钟楼两次特别鸣钟

乔家路、中华路口南侧，有一座建筑物被称为“上海的埃菲尔铁塔”，它就是小南门警钟楼。

在清代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 年），上海县城开始有自来水。为了防止火灾的发生，城厢内外分段由各商号居户捐款备水龙、皮带和车辆，组成救火社。5 年后，各救火社组成救火联合会。

小南门警钟楼落成后，当地消防可与租界相媲美。然而，没有人会料到，它最重要的两次鸣钟，却并非因为火警。

1911 年 10 月 10 日，武昌起义爆发。在中城，革命党人也积极开展活动。10 月 24 日，陈其美、沈缦云、范鸿仙、叶惠钧和即将赴武昌的宋教仁等在上海《民立报》馆召开会议，具体讨论起义计划。接着，由沈缦云、叶惠钧、王一亭秘密联络李平书，他此时兼任江南制造局提调、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、上海南北商团公会会长、上海城自治公所议事会总董，这位著名绅商审时度势，毅然决定率领救火联合会和商团武装等进行响应。经各方面力量的洽商，定于 11 月 3 日举行起义：在闸北攻占巡警总局，在上海县城攻占道台衙门和县署，在沪南攻占江南制造局。是日，闸北的起义先告胜利。下午 2 时，小南门警钟楼的洪钟被敲响，先 9 响，后 13 响，这是约定的暗号，起义队伍统一行动，上海道台刘燕翼慌忙躲进租界，上海知县田宝荣闻风而逃，江南制造局守军也于翌日上午投降，上海光复。

1927 年 3 月 21 日上午 9 时，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委会常委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中午 12 时起实行总同盟罢工、罢课、罢市，并由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汪寿华发布命令。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，起义分南市、闸北、虹口、浦东、沪西、沪东、吴淞 7 个区域。中午 12 时，以小南门警钟楼钟声为号，南市工人纠察队兵分 3 路，相继攻占淞沪警察厅和几个警察署，以及大南门电话局和南火车站，最后占领位于南昌庙镇（今高雄路一带）的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（两者前身为江南制造局），解除了军阀当局在南市的军警武装。

由此可见，小南门警钟楼曾为腐朽的清朝敲响丧钟，也曾宣告北洋军阀在沪势力的末日来临。

可以相信，乔家路经过旧区改造后，相关明清建筑将得到修缮，传统街巷的线形和界面特征将得到凸显。而且，路边宋末上海镇留下的那棵 700 多岁的珍贵古银杏，将更枝繁叶茂，起到画龙点睛的奇妙作用。北侧曾名列清代“江南三大藏书楼”的“书隐楼”，将重新焕发生机，再与宁波“天一阁”和湖州“嘉业堂”争风流。总之，一条展现历史风貌的原汁原味的“老街”指日可待！（来源：解放日报 本版照片均由作者拍摄）

